

行走在大地上的脚步

■纪红建

新思想的影响,他们胸怀远大志向,但对于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认识都还处于过渡期,有矛盾、纠结、困惑、徘徊。

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打箭炉,即今天的四川康定。斯诺所著的《毛泽东自传》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回忆:“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结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萧瑜,即萧子升。

在此后跌宕起伏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未间断。

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根据党的一大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首先在长沙继续以从事平民教育、开办工人夜校等合法方式,开展工人运动。要开展工人运动,就必须对工人有所了解。1921年冬,毛泽东来到安源路矿。他深入群众,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他与工人一起吃饭,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用工人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他启发工人,工人阶级

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剥削者和压迫者。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专程实地考察农民运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开展实地考察。毛泽东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状况,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报告。如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是源于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存在“本本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许多错误认识,这样就影响了对革命形势的估计。1930年5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赣州的寻乌县城后,决定在这个三省交界处开展社会调查。毛泽东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要求战士们对寻乌群众各方面面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在会上问战士们调查得怎么样了,他就调查的方法与大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认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观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观花”可以迅速了解事物

的概况,但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下马看花”虽然耗时多些,但能看到事物的内部,发现问题的本质。扎实的社会调查是不能用“大概”来敷衍的,要靠事实说话,靠数字说话。在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里,毛泽东一边召集本地干部、农民、商人等各界人士密集开展调查会,一边抽空进行实地访察,深入田间地头,在与群众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开展社会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收获了调查笔记几十万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证明当时制定的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也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1931年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镇整理出了近十万字的《寻乌调查》。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在井冈山,在瑞金,在延安,在大河上上,在大江南北……都留下过毛泽东躬身开展调查研究的行迹与身影。1917年夏天行走在大地上的脚步,在伟人革命生涯里不断延伸。“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光辉论断,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的路如何走?没有现成的经验,但也许可以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开始。个人的路是这样,国家和民族的路也是如此。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缅怀毛泽东

■峭岩

他躺在波涛与波涛之间
他躺在峰峦与峰峦之间
他躺在历史与历史之间
他躺在思念与思念之间

——题记

那天,秋风吹拂长安街的宁静
似乎,花草树木都在含泪
似乎,白云鸽群都在含悲
他仿佛是在完成一次远征之后
合上了疲惫的眼睛

人们记得他的桌面上
还放着《政治经济学》读本
一粒粒心事握在他的掌心
他一生牵挂人民冷暖
他生死与民族共命运

他骑在马背上写诗作赋
诗句能撞响大山
在他走过的风景里
井冈与韶山呼应
遵义与延安相挽
西柏坡与北京城相望
金沙江与赤水河汇流
……

高山大河铭刻他的姓名

他是在我们站起来之后走的
今天
怀着敬仰
我们深切缅怀他
今天
那艘驶自南湖的红船
正向着理想与光芒
破浪前行

那一轮温暖的太阳
每天都升起
天天升起

血色路标

■黄福高

我来到毛尔盖寻找路标
寻找红军队伍遗下的草鞋
和脚印……在这里
我仿佛看见了大刀、枪管、弹片
在向我叙述
那些永生在雪山草地的故事

在这条山险水恶的路上
我看见那些意志如钢的人
沿途给后人
树起血色路标
至今没有变色,如松柏
身裹朝露
长青不朽
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景

此刻,在毛尔盖
我勾起一抹血色阳光
逆历史烟云而上
坚信——
只有走上怀念的山顶
才会看见中国革命最曲折
最悲壮最气势如虹的一条路

征程

■张玉铎

脚步亲吻大地的那一刻
尘土如百年前一样
飞扬
绿草如百年前一样
生发
界碑上的描红
复苏了
丰碑被风吻了亿万次
仍然高高矗立着

我们想念您(歌词)

■陈枫

望见高山就想起您
您那巍峨的身躯
顶着天立着地
看见大海就像见到您
您那宽广的胸怀
把亿万人都装心里

寒寒的那盏灯鸡鸣还未熄
多想为您披一件厚厚的棉衣
漫步在路上您会在树下歇息
多想煮一壶热茶陪陪您

想您啊想您
我们在想您
每当谈起您眼角就挂泪滴
想您啊想您
人人都心心相印



冒着敌人的炮火(油画)

李明峰作

我的经纬 你的青春

——一件老兵作训服的自述

■雷从俊

了军旅生涯的第一节纪律课。开饭时,你直接穿着棉袄参加集合。“作训服呢?”连长问。“洗了!”你理直气壮。“谁让洗的?”没等你回答,一道不容抗拒的命令冲到耳边:“穿上去!”少顷,你从冰冷的水中将我一把拽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穿在身上。凛冽的晨风中,你跑步追赶队伍,我贴在你热乎乎的脖子上,贴在你冰冷的手上,贴在柔软的棉袄上。那一刻什么感觉,你还记得吗?很快,我发现自己变得硬如铁皮,因为水已成冰。你跑到饭堂的时候,战友们已开始狼吞虎咽。那顿饭是怎么吃的呢?我记得炊事班按照连长指示特意为你留了饭,又细心地把饭菜加热。早饭后,战友们陆续回宿舍,按照连里安排洗衣服、写家信去了。班长留下来,陪你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你军旅生涯的第一课,大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在班长与你聊纪律作风、讲令行禁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周身的水气渐消,已经干爽了许多。

轻点,再轻点,千万别把它弄掉喽。你还真记得啊!对,第三颗按扣。提起那不无惊险的一幕,我好像至今还有些紧张。也是在那个饭堂,战友们依

次就位,立正站好,只待值班排长一声口令。“坐下!”伴随口令的,不是以往“啪”的一声整齐划一地落座,而是稀稀拉拉出现了两三个重叠的回声。“起立!”“坐下!”排长怒了,不能因为上午训练强度大了点,就放松平时养成。他反复下达口令,以期听到整齐的一声“啪”。就在他下达第三道“起立”的口令时,我骤然觉得自己某个部位被一个庞然大物猛烈拽了一下。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那庞然大物重重地落在地上。我忍痛打量四周,才明白是你起立的时候,按扣的上沿挂住了饭桌边上的铝合金边框。在迅疾的速度中,第三个按扣居然以小巧的身量把整个饭桌的一边“掀”了起来。由于力量太大、速度太快,按扣瞬间变形,并将饭桌掀翻下来。从此,这个按扣就一边高一边低,似乎随时都会脱落,却又坚韧地存在了这么多年。那一瞬,我以切身之痛体验了一个新兵的雷厉风行。

别再往下翻了,看到我那伤痕累累的下摆,你作何感想?唉,这事说起来怪我,我说过我们并不合适;但仔细想想,你一个刚下连的新兵怎么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呢?你居然到营区外的裁

缝店给我来了个“改头换面”,一会儿工夫,你把下摆变成“松紧式”掖在里面,显得非常合身、非常利索,表面上看与之前并无区别。当你得意扬扬回到连队的时候,眼尖的指导员马上发现了这个秘密。接下来的事,你一定记忆深刻:军装改回来,检讨写10页。唉,再提这些事,上校同志脸上有些挂不住啦。还别说,你“因祸得福”,部队从检讨书中发现了一个文学青年,没过多久就把你调走了。我就没那么幸运了,被裁缝拼了多时、缝了半天,才勉强恢复原来的模样。

看看衣袖下方特别是肘部这一道道纵横叠加的细小刻口,你还记得训练场上那些尖利的碎石吗?你匍匐前进,我紧紧相随;你卧倒射击,我护你周全。由此,伤痕自然难免。对于一名优秀的军人,伤痕是永远的勋章。而我的伤痕与一个青年的蝶变、一个新兵的成长连在一起,可谓荣辱并存、喜泪交加。

上校同志,嗨,永远的小伙子!你还记得自己30年前的模样吗?我的每一根经纬,都藏着你的青春。下次探家,可别忘了再看我,顺便也看看年轻的自己。

父亲哈哈大笑,他把铜管放在嘴边轻轻地吹响。女儿从此明白,原来自己是父亲心上的一只鸽子,父亲随时都会想她唤她。

4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沉闷,多雨,尽管不太冷,但是大儿子上了战场,让他的心头涌上阵阵寒意。忽然,一阵清脆、柔和的声音穿透雨幕,飘进他耳朵。他从后花园跑进亭子里躲雨,然后,转身向产房里张望,试图寻找声音来源。

比他年轻几岁的妻子,在产床上呻吟、挣扎,然后,瓜熟蒂落。他听清了那声音,是鸽子。没错,就是站在院墙那丛丁香上发出美妙声音的鸽子。婴儿响亮的哭声穿过风雨,鸽子正在温柔地歌唱。

他为她取名鸽子,并用弹壳制作了一只鸽哨。每一次思念女儿,他都情不自禁地把鸽哨放在嘴边。

也许,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唯有鸽哨在等他吹响。

长征

第6230期

我的兵之初

嗨,小伙子!不,上校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你每次探家都来看看我,与我一起在阳光下徜徉,在微风中交流,这让我着实感动。还记得我们最初的相识吗?对,30年前,整整30年了!

那天上午,镇武装部门前,接兵干部一边高喊“领军装啦,保持秩序”,一边点着你的名字,把我塞到你怀里。就这样,我们在不经意的拥抱中相识了。按理说,我们并不合适。你是全镇新兵中年龄最小、身材最瘦弱的一位;而我又是那批冬季作训服中号码最大的一件。但你穿上就不肯脱下,还转着圈给伙伴们展示。摩挲着你尚未完全发育的身体,看着你稚嫩而坚定的眼神,我相信你我会成为最好的战友。

从豫东平原出发,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终于到了林海雪原深处的军营。入营第二天,是个晴朗的周末。可能你觉得我一路遮风挡尘、泥灰浸染,也该好好擻擻一下。你起床洗漱后,顺便也把我按到水盆里。没想到,这竟为你上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大团大团氤氲的紫色中,丁香正迷人地绽放。长长的走廊里,康养中心的护工和病友,总会聚焦于那一丛丁香。不远处,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双膝上盖着半条军毯,左手与右手不停地揉搓着一截锃亮的铜管,浑浊的眼睛正望向走廊来来往往的人群。

自从老伴故去之后,老人便被送进了这家康养中心。

陪伴着老人的女护工名叫丁香。每次说起老人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过去,她都慨叹不已:阿尔茨海默病折磨老人已经几年了,他完全分不清来看他的究竟是谁。

6月的一天,他的小女儿终于远航归来。

“不知我父亲这回能否认出我来?”英姿飒爽的女上校跟着丁香走进康养中心的大门时,心中装满了疑虑和期待。

走过长长的走廊,拐角处便是父亲的房间。

父亲正坐在轮椅上。女上校轻轻握住老父亲颤抖的手,眼里闪着泪光:

鸽哨

■凌仕江

“爸爸,我回来看您了。”

老人抬眼看着女上校,脸上没有表情。

“叔叔,这是您家闺女,来看您了!”丁香在老人耳边大声解释。

老人目光凝滞。

“我是谁?”丁香提高嗓门,忽然指指自己。

“丁香!”老人说出护工名字。

“看,你父亲认得我,他就一定认得你。”丁香见女上校有些难过,急切地安慰道。

女上校内心中自责不已,护工丁香天天陪着父亲,强化了父亲的记忆;而自己一年半载,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早已消失在父亲的记忆里。

面对父亲的遗忘,女上校无助得像一只迷途的鸽子。突然,她灵机一动,学着鸽子飞翔的姿态,在父亲面前起起

伏仗,拍打翅膀。她甚至努力学着鸽子“咕咕咕”的呢喃声,像小时候那样双手牵引父亲的耳朵,把脸紧紧挨在父亲脸上,一声声地呼唤道:“爸爸,我是鸽子,我是您心里放飞的鸽子,我从海上飞回来来看您来了!”

“鸽子……”老人望着女上校眼角的泪光,面部随着思绪在抽动。他从膝上的军毯里迟缓地摸出一个东西,放在嘴边。

丁香不明白这一切。一次,她给老人换床单时不小心将这截铜管碰落床底,一向温和的老人竟然对她发起了脾气。直到再次握紧铜管,老人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女上校望着父亲手中的那截铜管,泪水模糊了双眼。第一次知道它叫鸽哨,还是父亲送她去新兵集训那天,临别时她笑着向父亲挥手:“爸爸,回去吧,想我了就给我写信。”